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UN LIBRARY

S/PV.2864

JUN 9 1989

7 June 1989

UN/ISA COLLECTION

CHINESE

第二八六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6月7日星期三，下午3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皮克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成员国：阿尔及利亚

朱迪先生

巴西

阿林卡尔先生

加拿大

福蒂埃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哥伦比亚

佩尼亚洛萨先生

埃塞俄比亚

哈戈斯先生

芬兰

特尔努德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马来西亚

哈希米先生

尼泊尔

拉纳先生

塞内加尔

巴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斯米尔诺夫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伯奇先生

南斯拉夫

佩伊奇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

DC2-750室）。

89-60700/A

下午3点5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局势

1989年5月31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662)

主席 (以英语发言)：根据第2963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我邀请巴林、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和也门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我邀请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沙卡尔先生(巴林)、巴达韦先生(埃及)、萨拉赫先生(约旦)、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格扎尔先生(突尼斯)和萨拉姆先生(也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民主也门、以色列、科威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的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项目。按照惯例，我提议经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阿末塔勒先生(民主也门)、拜恩先生(以色列)、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和卡瓦里先生(卡塔尔)在安理会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 (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文件S/20677，其中有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埃塞俄比

亚、马来西亚、尼泊尔、塞内加尔和南斯拉夫提出的一份决议草案的案文。

第一位发言的是沙特阿拉伯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高兴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这是你第一次担任安理会主席，我诚挚地希望，你当主席对完成安理会工作作出极大的贡献：你认识深奥、你的能力和直率的作风是众所周知的。

我和先前发言的各位一样，对您的前任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表示感谢和赞赏，因为他干练、智慧地主持了安理会上月份的事务。

我有幸担任联合国伊斯兰国家集团主席，我在代表我国和联合国伊斯兰国家集团在安理会上发言时，我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安全理事会有权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以色列难道就不应该承诺遵守安理会的决议？现在所有其他措施都失败了，难道安全理事会不应该对以色列采取必要的措施？

让我在此预料历史将怎样评判这段时间。在以色列对人类犯下最臭恶的罪行，最残酷地践踏道德价值与人类标准的时候同以色列一起投票或弃权，使犹太复国主义当局不受安全理事会、大会或其他联合国机构所采取的措施的制约，只能害了以色列当局。这样做鼓励他们继续胡作非为。如果目前的情况继续下去的话，以色列的朋友们将把以色列引入一个他们自己都无法帮助以色列的困境。

以色列士兵褻渎《古兰经》书，这使我们感到震惊。我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一十分严重的罪行及因此而伊斯兰世界造成的危险反应。

如果国际公众舆论中谴责以色列和拒绝接受其借口的绝大多数人错了，而联合国内绝少数对此抱有不同看法的人反倒对了，那么，在国际关系与人类关系的性质方面就出了偏差。应审议这一错误，纠正那些少数人持有的立场。

犹太复国主义当局正占领着西岸、加沙、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这是现实，大家对此都表同意。安理会已宣布这一占领是非法的。如果说一种非法的占领还有为人所知的法律，那么这些占领的法律是由国际义务所确定的。自占领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者残暴地践踏了这些法律，自巴勒斯坦人民反对占领的起义开始以来，这种践踏的暴行已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巴勒斯坦人民面对着不会自动中止的占领，起义是他们的合法权利。

我们今天开会，是为了审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所犯下罪行的升级，为了表明国际舆论对以色列匪帮此时此刻对一个在自己土地上以最简单的抵抗手段进行抵抗的人民、对一个正遭受着最邪恶的种族灭绝罪行的人民的所作所为表示的关切。我们是否会再次无法在安理会采取对此加以反对的立场呢？

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先生曾说过，他能象打死小虫子一样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这种话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但却反映了这种统治和统治者的心态。自那以来，沙米尔先生曾号召以色列送到西岸和加沙领土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报仇雪恨。这显然是号召在以色列军事和警察当局本身进行侵略的同时，对阿拉伯人进行侵略。

以色列军事当局已对阿拉伯人犯下了刑法中包括的所有罪行。他们曾将人活埋；打断儿童与成人的骨头；袭击妇女和老年人；用数以千计的被拘留者填满集中营；关闭学校和大学并禁止在家里教课；停止了贸易与经济生活；切断了谋生的手段；使人处于饥饿和贫穷之中；在各个地区实行宵禁和军事封锁；用催泪弹、枪支和填充有钢的致命橡胶子弹杀人；炸毁房屋；破坏农场和作物以及切断水电。烈士的人数日益增多。这些只是占领军对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具有自己的遗产的人民所采取的一些行径而已。但是，对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来说，这还不够。他们纵容身在阿拉伯土地上的以色列定居者对阿拉伯人犯下一系列残暴的罪行和种族主义行径。他们号召定居者报仇雪恨，而在每次罪行之后又假称定居者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这是一场廉价的闹剧，谁都可看穿。今天，犹太复国主义者规定阿拉伯劳工必须佩带白色标记，在种族歧视方面比南非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

在自己国家里的阿拉伯人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强迫佩带标记——白色的，而不是黄色的。不论这种廉价的作法在公布之后是否已经停止，这肯定反映了一种错误的种族主义心态，这种心态原则上主宰着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心理。那些拒绝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相提并论的人也许可以从此种作法中学到一些东西，发现他们所不知的东西。

几天以前，新闻媒介报道了最近的一次灾难——这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六月三日星期六的《纽约时报》提到一群包括三十人的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对基福尔——哈里特村进行的袭击，杀害一名姑娘并伤害其它几人，烧毁房屋并向住宅开枪。该报说：

“以色列电台报道说，在为这些定居者的行动提出一种异乎寻常的解释中，一位与定居者有关系，于星期一的基福尔——哈里特屠杀之后被捕的表示，经书中关于禁止流血的内容只适用于犹太人的血，不适用于非犹太人的血。”

安理会是否听过比此更为令人震惊的话？还有什么比此更为严重的践踏宗教价值的行径？

犹太复国主义者过去曾要将宗教书籍中的精神方面的内容变成房地产方面的文书，以便获取巴勒斯坦，现在，他们正将包括犹太教在内的所有宗教所禁止的最丑恶罪行变成许可。

说定居者是一回事，武装、指导和煽动他们使用武器的犹太复国主义当局是另一回事，这真是天大的讽刺。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尽管在定居者犯下其罪行之后，以色列军队装模作样地去限制他们的一些活动。

在屠杀愈演愈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试图采取实现和平这一具有人人皆承认具有积极影响的行动时，我们能否对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发生的事，对占领者的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对那个国家的主人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罪行袖手旁观，对安全理事会提出这个问题，难道不是我们的权利吗？我无需指出，当地的局势是一种各以暴力相向的状况。

这是一场用最简单的手段进行的反对训练有素的占领部队和训练有素的，全副武装的歹徒的合法和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斗争，占领部队和歹徒犯下各种各样危害人类罪行，我们已经提及其中一些罪行。当此类行动在其他国家出现时，街上就发生示威游行。人权是普遍的还是可任意选择的？这次我们是否应期待安全理事会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

沙特阿拉伯王国在两个神圣的清真寺的保管人法赫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的领导下，宣布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谴责所有这些危害人类罪行，并对侵略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圣地的危险发出了警告。在上次在利雅得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外长会议上，沙特阿拉伯王国同其他伊斯兰国家一起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赞扬了对基于正义与公正的和平的追求。如果我们要在不远的将来抵达和平与安全的彼岸，这一立场就应得到积极的国际响应。

至于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民及巴勒斯坦领土，正义的旗帜将永远高高飘扬，权利将归还给主人。不管需要多长时间，巴勒斯坦人民从一开始起就进行的，今天这场起义为之赢得荣耀和尊严的斗争将实现其目标。压迫统治也许只能维持一天，正义的堡垒永存。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好赶在事件发生前面看到凶事的预兆；他们最好抓住历史契机，达成一项可被巴勒斯坦人民接受的解决方法，巴勒斯坦人民是他们事业结局的最后仲裁者。

我们再次向生活在其祖先土地上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致敬，并重申支持他们反对侵略，种族主义及暴虐势力的起义。毫无疑问，正义将获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沙特阿拉伯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十分高兴看到你担任6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在你来到这里之前，就听到你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所享有的令人羡慕的名声。你已经以你的个人品质和专业素质赢得你的同事们的好感，我愿亲自证明这一点。我们深信，这些品质保证我们的工作将得到英明的，精干的指导。

我向你的前任，联合王国的克里斯平蒂克尔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祝贺他出色地主持了5月份安理会的工作。安全理事会再次面临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不断恶化的局势。在一年半的巴勒斯坦人民起义中，占领者的镇压变得越来越残忍。巴勒斯坦平民每天遭受的痛苦使国际社会深受感动，他们的人身，财产甚至信仰受到攻击。这种本身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局势显示出由于不断升级而进一步恶化的令人担忧的迹象。占领者一再做出使人无法容忍的事情，侵犯了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他们不充足的物品和最神圣的精神价值。占领势力似乎正在以可恶的镇压逻辑力图每天测验什么是国际舆论能够变得习以为常的极限，这大大超过了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能力，这种抵抗被证明是永不改变的。他们知道，国际舆论有时有选择地表示情感，但经常不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避免这些不端行为。

占领者的枪弹打倒青年、老人和儿童还不够。夷平摇摇欲坠的房屋，连根拔起国树、橄榄树还不够。实行巴勒斯坦人认为最严厉的惩罚（将那些宣称热爱祖祖辈辈的土地的人驱逐出境）还不够。不，占领者在穷凶极恶的暴行中走的更远，他侵犯做礼拜自由，礼拜圣地、并亵渎神圣的《古兰经》。更有甚者，定居者作为辅助部队介入，手持机关枪协助消灭内体。

这些罪行引起那些经历过外国统治和殖民占领的人的痛苦回忆。这些罪行只有在结束占领时才会停止。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加剧的事件强烈地令人回想起一种殖民局势、这种殖民局势的特点是，解放进程日趋成熟，有鉴于此，必须面对一种疯狂的镇压，镇压的目的是为了拖延人民历史中必然的结局：主权地，独立地确定其民族命运。以色列领导人决意镇压的这场起义相反由于镇压而获得新的力量，从而表明了长期的斗争和镇压性的，空前的部署面前的决心，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其他的解释吗？这种加紧镇压的作法，不管这种镇压多么无效（镇压虽然极其残酷但无效），其本身难道不是它在面对不可避免的独立这一必然的事实时乱作一团的证据吗？

尽管历史和正义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但国际社会，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必须确保在他们的土地确立主权这一必然结局不以延长其痛苦的代价人为地拖延。

那些尤其在安理会能够左右事态发展的人对加速通过谈判实现政治解决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中东冲突负有重大责任。

如果不愿忽视这一目标，就不能认为对以色列的镇压机器（当然是现存的最可怕的镇压机器之一）在18个月之后未能将其暴力水平上升到令寻求宁静的良知无法容忍的高度这一事实仅仅表示遗憾就声张了正义。当镇压仍然是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的表现形式时，就不存在“温和”镇压这样的东西。我们也不能期望巴勒斯坦人民放弃这种尽管其信息非常有效但手段微不足道的抵抗。

尽管面对日复一日的苦难，假如趋势——包括限制本机构的趋势都趋于消极被动，那么如果起义继续发展的话，谁又能向巴勒斯坦人民保障他们的命运将不会再次受冷漠？从这一点来讲，试图把占领者的野蛮镇压和肆意的暴力行为和被压迫者的解放和反抗放在同等地位，这是既不公正也不正确的。这也仍然是人们必须坚决接受的起义教训中重要的一条：从其性质与合法愿望来说，只有当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得到实现，起义才能结束。

我早些时候提出，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局势使人想起一个殖民地在主权解放前夜的局势。从这一点来说，人们在回顾各种为独立而斗争的事件时，自然会把以色列领导人寻找自己挑选的莫须有的谈判伙伴比成是假定的第三方不愿相信变革必要性的其他地区的其它殖民政权狂费心机地企图用它来取代一个真正表达民族主权意愿呼声。

然而，这一做法的涵意在于它揭示了一个必将到来的时刻的接近，即一个合法的代表——巴解组织——而对那些一直试图否认其一切合法性的人宣布其独有的代表性。今天，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是，没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在平等基础上的参加，就不会看到中东冲突得到最终的公正解决。这一冲突的解决将导致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包括返回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在这一点上，巴解组织——尤其是在1988年11月15日于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上作出的大胆决定中——表明了它愿在联合国主持的国际会议的基础上，在制定解决中东冲突的公正和最后方案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这是最近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再次主张的道路。早些时候，大会在重新确定其关于举行这次会议的决心时支持这一观点。

因此，现在需要安理会对实现这一目标作出决定性贡献。

面对被占领土的局势，安理会对巴勒斯坦人民所负的责任同其恢复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责任一样，是明确无误的。

致于巴勒斯坦人民，安理会未能采取行动来确定保证足够国际保护的必要性，无异于今天被大家称为对挽救处于危机中的一个民族的失职。任何措施都必须包括充分执行《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和联合国的监督。因此，安理会必须把力量集中在这些以及那些关系到全球解决方案的措施上。为此，我们已向安理会成员提交了一个起码的决议草案，指出了保护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所必需的措施。鉴于决议所涉范围有限，它应得到安理会的一致支持。不能通过这一决议，就会被看成是鼓励镇压和奖励战领者的暴力。我们殷切希望，安理会将克服使其一直受到束缚的无所作为状况，从而在该局势中履行其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安塞先生，安理会在第2863次会议上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他发出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安塞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总干事感谢你让我就这一对我们组织积极为重要的问题在安理会发言。

我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六月份主席的崇高职务。我相信你著名的外交能力、广博的经验和专业本领，将使你成功地主持安理会本月的工作。

我还愿向你的前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致以应有的敬意，赞赏他在主持安理会上月繁重工作中的才干和能力。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局势继续恶化，再次导致安理会召开会议。实际上，占领国部队最近几天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以及关于人权的国际文件和联合国的决议，采取了一一尤其针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残酷的措施。他们加强了铁拳政策和做法，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更多无辜平民的伤亡。对西岸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居民实现宵禁、阻止他们在斋月和斋月之后在阿克萨清真寺参加星期五祷告的做法，再次证明以色列继续进行镇压并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

大会在经过长达几个星期的辩论之后，以129票赞成，2票反对及1票弃权通过了第43/233号决议。决议的通过和大会中的辩论，充分表现了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的政策和做法的全力关注。它还突出了占领国以色列认真遵守1949年8月12日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必要性，突出了在联合国关注下实现中东冲突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的紧迫必要。但是，尽管国际社会深表关注，恐怖的魔掌继续蹂躏巴勒斯坦土地及其受尽折磨但却勇敢的人民。

现在，我们不幸处于这样的局面：即每天都有来自被占领土的关于巴勒斯坦人遭到以色列军队射杀、殴打或折磨的令人发指的报道。自起义开始以来所残酷使用的暴力，已夺去500多人的生命。目前，报纸每天都在报道以色列占领军对无辜的巴勒斯坦男女儿童实行的这种野蛮行径。

在南非政权废除让非白人佩带特种身分证以便进入白人区的所谓通行证法的很久之后，以色列现在开始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实行同样的种族主义措施。它们无疑很快就会对其他巴勒斯坦人实行同样的措施。换句话说，正如前几天以色列日报《国土报》指出——以下引用原话，“以色列国现在有可能走上南非已经放弃的道路。”

联合国对巴勒斯坦人民有特殊的历史责任。把巴勒斯坦人赶出自己的家园和土地、他们的巨大苦难和痛苦，所有残杀的行径以及最近出现的这种种族隔离的现象都是在大会四十年前作出的某一决定之后发生的。

然后，几十年来，国际社会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愿望和特征，把他们的悲剧仅仅当作是一个难民问题。在以色列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二十二年之后，新一代的巴勒斯坦人成长起来了，他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以色列占领军和殖民地定居者咄咄逼人的傲慢态度。不管什么样的恐怖和恫吓都不能扑灭他们年轻的心灵所渴望的自由火焰。因此，1987年12月8日巴勒斯坦人开始用石头来对抗以色列占领军的武装力量。这样，光荣的起义至少激起了国际社会的良知。

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起义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十九个月。他们对不公正、压迫和占领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的是恢复自己不可剥夺的自决权。返回自己的家园，并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以圣城为首都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国际社会还没有能够纠正或充分地认识到巴勒斯坦人民蒙受的不公正。因此，巴勒斯坦人民通过起义再次表明决心抵抗以色列的各种残忍的政策，其中包括压迫、占领、驱逐出境，巴勒斯坦的犹太化、亵渎清真寺圣地、建立非法的定居点以及对起义采取的野蛮的压制措施。巴勒斯坦的男女老少已经表现抵抗以色列占领军的神奇的勇敢精神，以色列占领军杀了几百名巴勒斯坦人，伤了几千人，采取残暴的行径，但并没有能够镇压得住起义。占领军的残暴激起整个国际社会的愤怒，并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亟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1988年11月15日在阿尔及尔通过的宣言和决议除了其它内容之外还宣布巴勒斯坦国的独立，它们是寻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标志。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肯定《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接受联合国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决议，这就清楚地表明巴勒斯坦人致力于实现持久的和平。实际上，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的历史性决定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先生去年十二月在日内瓦大会会议上发出的和平信息都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

特别是鉴于最近阿拉法特主席对问题的多次澄清，我们伊斯兰会议组织坚信，已经为将来进行谈判和加以完成的真正和平进程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不管是来自以色列政府还是来自其保护者的任何进一步顽固不化的态度都只会有助于破坏目前的任何和平希望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作出的所有牺牲。

众所周知，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而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则是圣城的问题。在伊斯兰会议组织看来，这是最起码的和平的共同特征。对巴勒斯坦人和圣地的持续侵略不仅构成了对该区域稳定的严重威胁，而且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1989年3月13日至16日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利雅得举行的第十八届伊斯兰外长会议自豪地欢呼巴勒斯坦人民勇敢的坚定态度，并表示全力支持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神圣的起义。

会议宣布承认建立了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支持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第十九次特别会议上通过的独立宣言和政治纲领。会议重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完全有权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并代表他们独立和平等地参加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会议还坚持把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暂时置于联合国的监督之下，并且要求国际军队确保巴勒斯坦公民及其财产得到保护，并监督以色列无条件地全部撤出这些领土。会议强调指出巴勒斯坦是阿以冲突的核心，并强调必须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尽快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

第十八届伊斯兰外长会议重申致力于不允许以武力获取领土的原则，并且认为以色列在包括圣城在内的所有占领领土上建立或即将建立的所有定居点都是完全无效和非法的。会议要求美国发展和促进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对话，并采取公正的立场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实现公正全面地解决中东问题。

会议表示坚决反对以色列吞并圣城的所有措施及其把圣城宣布为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永久首都的做法，并且对以色列进一步对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采取罪恶行径表示深切关注。

在这种前提下，我想谈一下另外一个有关问题：选举。我遗憾地指出，以色列最近所谓的选举计划和倡议是极为荒谬的，它是异想天开的计谋，仅仅是为了制止起义并使占领合法化。只要以色列的选举建议依然是不明确、脱离巴勒斯坦人自决的最终目标，那么这些建议就只不过是永远维持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诡计。

当然，我们都赞成在西岸和加沙进行选举，但是我们——也就是巴勒斯坦人民、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以及除了以色列之外的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赞成一种真正的民主选择。

真正的民主形式是在不受限制、威胁或任何形式恫吓的情况下自由行使的民主制度。今天在西岸和加沙，这是不可能的，在那里，甚至只有五个人的聚会都会被子弹驱散。在试图行使自由表达权利的巴勒斯坦人有可能受到迫害的情况下，上述民主也是不可能的。在以色列军队强制实行的占领规则下，巴勒斯坦人从事政治活动，竞选或表达自己的民族感情和信念都是非法的。

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兼西岸和加沙的军事总督拉宾所说的话证明我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四月份拉宾告诉《国土报》说：

“任何被选举出来的宣布忠于或附属巴解组织的巴勒斯坦人，我们都会把他送进监狱去。”

沙米尔先生告诉亚迪奥特·阿哈罗诺特：

“我们不需要美国帮助进行选举。我们能够控制整个过程。我们同巴解组织会谈。我们和巴解组织没有什么可谈的。如果选举出来的巴勒斯坦人不遵守规定，我们将取消一切并恢复原先的情况。”

我在这里要问一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可以谈选举吗？

请允许我引用布谢里最近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起义表明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不是“亲巴解组织”，他们就是巴解组织。因此，巴解组织不担心自由民主选举的结果，因此以色列人担心这些选举结果。

沙米尔先生提出的东西显然不仅违背自由世界提倡的民主和自由原则，而且也违背了以色列本身的民主原则。我们认为这不是布什总统呼吁在西岸和加沙进行选举时的想法。

我们相信，中东的一揽子计划是通向该区域持久和平的唯一道路。巴勒斯坦人寻求一项将结束该地区流血的解决方法。他们寻求全面和平，不是停火。他们认真地致力于这个目标，而沙米尔及其政府仍然坚持以往的同样的扩张主义美梦。

布什总统呼吁在选举问题上制定可被共同接受的方式。如果我们希望在中东保持和平进程的话，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正如布什总统还重申和强调的那样，以色列对加沙和西岸的占领必须停止；并且如国务卿贝克先生所说，以色列应当放弃所有“大以色列”的构想。

让我们在此扪心自问，本机构现在必须做些什么？尽管秘书长做出最大努力和表现出坚定决心，安理会是否能够继续无动于衷？显然，时间是关键。悲剧每天都在扩大。因此，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巴勒斯坦问题不是解决不了的。正如我曾几次告诉本机构的那样，各次伊斯兰最高级和部长级会议已经辩明并重申了公正、公平和持久解决方法的基本内容。

最近，从1989年5月23日至26日在卡萨布兰卡举行阿拉伯紧急最高级会议，除其它事项外，对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表示满意并强调支持建立在阿拉伯和平计划基础上的巴勒斯坦和平倡议。会议还充分支持巴勒斯坦在选举问题上的立场，即选举应当在以色列撤出之后和在国际监督下进行。只有在以色列撤出之后才能谈判实现和平的步骤，才能进行选举，才能确定西岸和加沙的最后地位。为此我们需要本机构采取行动。我们伊斯兰会议组织再次强烈谴责占领军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中对人类尊严与自由的罪恶攻击，并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进一步的无人道的拷打和措施。我们同时要求安全理

事会对巴勒斯坦目前非常严重的局势采取适当的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赛先生对我说的客气话。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的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克洛维斯·马克苏德先生，安理会在第2863次会议上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邀请。

我请马克苏德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祝贺你在联合国内担任新的职务。你的雄辩和坚持原则的立场是非常著名的，贵国所代表的价值也是如此。我认识你本人，你是一位了解事实追求真理的非常老练的外交家。追求真理只是你我共有的决心。我还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尽管你担任美国长驻联合国代表不久，我们希望你担任这一职务将大大减缓巴勒斯坦人民所受痛苦。

（下面以英语发言）

我还要向安全理事会前任主席表示赞赏，他以高超的能力主持了上月安理会的会务。

我谨对友好地邀请我们到此讨论一个整个阿拉伯民族和阿拉伯人民极为关心的问题表示赞赏。

最近几个月来有人企图使巴勒斯坦人的伤亡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人民指望每天都有三个、四个或五个巴勒斯坦人被杀，并且由于巴勒斯坦起义历时如此长久，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作出双重努力，企图使巴勒斯坦人的伤亡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和把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挤到一边。这就是其双重目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阿拉伯民族求助于联合国，因为我们需要它在处理危机、解决问题和确保《宪章》授于它保证的公正和全面和平时作为中心午台。

另外，以色列占领当局曾企图破坏起义，使其脱离公民不服从、非暴力和政治决心的实质性决心的轨道。从某种方面来说，巴勒斯坦起义被期望处于交叉火力

之下，在非法定居者和不按法律程序者的肆虐和仇杀和以色列军队占领的压迫之间，好象巴勒斯坦人应该在两者之间偏爱一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每天都受到一种新企图的冲击，旨在把以色列占领的制度化、有计划的暴力描绘与巴勒斯坦起义处于平等地位，基本上是非暴力的行动。以色列占领当局的意图是激怒巴勒斯坦人，以便使巴勒斯坦局势中充满疲倦，然后巴勒斯坦人将以各种方式向以色列吞并政策妥协。正如安理会全体成员所知，以色列不认为它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中的占领国。

它是不是占领国？每一个人，包括美国，确认在西岸、加沙、在耶路撒冷、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以色列是占领国。

因此，应当把它作为占领国来对待，迫使它遵守《日内瓦公约》的条款，并创造一种局面，制定一项安全理事会决议，迫使以色列首先承认自己为占领国，其次遵守决议。因此，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职责是，一方面使以色列停止它目前的行为，另一方面保护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民族、法律权利和人权。

这些事实非常明显，重复便是多余的。但以色列的另一蓄谋是通过其对联合国、《日内瓦公约》和所有国际法原则的继续挑战和蔑视，使我们看起来似乎总在重复、多余地讲这件事。这是一种使联合国陷于例行公事并变得不起重要作用的企图。以色列立场的全部用心在于使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仅仅成为我们口头表达受挫感情的讲台，并使安全理事会不执行重大决议。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一战线上的战斗在于阿拉伯人的决心和以色列的政策之间，前者是为了使安全理事会履行职责，赢得信誉，并具有效力，而后者是为了蔑视安全理事会，并彻底不遵守其决议。

因此，从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非人道行为中产生的后果之一是：在这一特别阶段和特别问题上，安全理事会的职能是什么？

我的许多同事已毫不含糊地阐述了以色列种种践踏行为，其中不乏反对人民的暴力、驱逐、烧毁和破坏房屋的行动，不乏阻碍和破坏占领下巴勒斯坦人民族权利和人权的行径一贯作法。因此，我不想再次对此加以阐述，我只是想表明，以色列压迫程度增加与巴勒斯坦温和态度的清晰度和一致性的增加是成正比的。

这种以色列的更加残酷和巴勒斯坦领导更加温和的对称是要作为一种圈套，造成继续极化，继续冲突。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以色列军队镇压措施的继续加强，以及以色列非法定居者不顾后果的各种罪恶行径，和巴勒斯坦国以及巴解组织的立场，共同形成一种进退维谷的局面，国际社会应对此进行深入调查。

以色列人的目的何在？他们知道11月15日宣布的巴勒斯坦国产生于巴勒斯坦人民的协商一致，认识到巴解——正如我经常指出的那样——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是一个民族的代表，这是一种没有国家的人们的思想状况。这是没有民族公民身分的人们对民族特征的表达。巴勒斯坦被占领的事实并不能减少它行使主权特权的义务。它已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这一点，明确指出，它已承认大会第181(II)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司法效力，认为其确定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都是祖先遗留下来的民族，并声明对于两国制度的承诺是坚决、真诚和明确的。

但我必须指出，这种承诺并不是最后定局，因为只有互相关系和对巴勒斯坦人民拥有独立国家权力的承认才能使这承诺最后确定。否则，我们将会处于新的冲突和破坏的门槛上，而这是我们都力求避免的。因此，我们求助于联合国及其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我们已反复这样做过，因为在阿拉伯世界里，我们已有人民多次问我们：“继续求助于安全理事会是否会带来任何结果？你们的发言与安全理事会的行动之间有什么区别？你们求助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否是为了拖延时间？这是不是为了替代我们缺乏收复巴勒斯坦人权利的决心？”

我们回答这些逻辑性问题的办法只有进一步承诺使安全理事会变得富有活力、能履行其职能，并具有效力。这就是我们的承诺。因此，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阿拉伯联盟最高级会议的结果是毫不犹豫地支持安全理事会在筹备国际会议中发挥主要作用，以和平解决持续40多年的冲突。

我们信赖联合国难道我们应当受到以色列以更顽固的立场、更多的压迫、更多的吞并和既成事实的惩罚吗？

如果普遍都认为，为了接受以色列的目标与行为方式，安全理事会不得不降到次要的地位，我们就可能被迫修改我们阿拉伯的和平战略。我要指出，我们不想修改我们的和平战略：我们争取正义的和平的决心。我们要排除以色列的破坏拯救和平。但是，我们要和平的决心和消极地听任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横行霸道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

我们正是以这种观点看待过去几周中许多关于以色列的选举建议。美国国务卿对我们说，这些建议值得考虑。我们反复考虑了这些建议，发现它们不可相信，不尊重巴勒斯坦国指定本国谈判代表的权利。以色列所兜售的谈判的主要作用是搞一次无关重要的讨论，看看巴勒斯坦“可以”有哪些权利——不幸美国对此采取放任的态度。我们认为，谈判是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的途径。以色列参加谈判是不会讨论以色列是否有权生存；同样，巴勒斯坦人参加谈判也不会是讨论巴勒斯坦人是否有权自决；由于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阿拉伯国家不会让他们这样做。这种权利是当然的、公认的，如同国际会议已表明，以色列在1967年前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是不用谈判讨论的一样。

因此，我们必需确定谈判的目标：谈判是要讨论结果，而不是决定结局。殖民地或民族解放运动同它们的殖民宗主国之间的一切谈判是这样。谈判将讨论如何组织、分阶段实现和决定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这是一次历史性机会。巴勒斯坦同意放弃他们恢复历史上巴勒斯坦的正当理想，以便消除占领的恶梦，这样做已吞下了苦果。他们已作出这样历史性的和解姿态，不要让他们绝望。

鉴于这些理由，我们来到安理会是支持安理会履行它的主要职责。我们不是来这里发泄不满，而是争取实现我们的正当权利和希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马克苏德先生对我说的客气话。现在我请突尼斯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格扎尔先生（突尼斯）（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代表突尼斯代表团最诚挚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6月份的主席。我们深信，你的能力、外交技巧与出色的品格，以及贵国突出的地位，将保证安理会工作成功。

我也高兴地向你的前任，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表示感谢，感谢他以杰出的技巧主持了5月份安理会的工作和他们作的一切可贵的努力。

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已经持续了40年，在此期间巴勒斯坦人民蒙受了各种各样的虐待与残暴。在过去22年中，在西岸、加沙及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民生活在最可怕的外国占领与残暴之下，被剥夺了自己的权利。自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光荣起义——扔石块的一代的革命——开始后18个月里，每天都有巴勒斯坦男女或儿童被杀的消息，每天都有房屋被毁，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不经指控或审判就被关进监狱和牢房。这就是以色列占领当局的所作所为。这只是践踏巴勒斯坦人民权利方面的几个例子，这是践踏国际准则与协定。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对巴勒斯坦人民负有特殊的历史性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完全了解该地区发生的事件。安理会知道局势正在恶化。安理会一再注意到局势对地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安理会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对该局势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大会1989年4月20日通过的有关该问题的最新决议——第43/233号决议要求安理会紧迫审议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局势。

大会希望安理会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巴勒斯坦平民得到国际保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安理会甚至都不能够通过一项宣言对日益恶化的局势表示关注。

一方面，这种无能为力和沉默的状况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看到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以色列武装力量和以色列当局随心

所欲进行野蛮的统治。武装力量和数百名武装定居者的组织被派遣出来在许多地方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进行罪恶的恐怖活动，侵害他们的财产和神圣的价值观念。

以色列占领当局为这些组织提供自动武器、吉普车和军事通讯设备。它们以此用来袭击巴勒斯坦定居点和村庄，公然进行恐怖活动。它们破坏和烧毁财产，杀伤居民。我们记得，由30名以色列定居者组成的一个武装组织在基弗哈里斯对一名十四岁的巴勒斯坦少女采取的残暴行径，她家被子弹扫射的时候她正好就在旁边。

安理会知道，恐怖分子的武装组织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这种罪行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而是已经成为广泛和有计划的行动。如果不是得到以色列占领当局的支持和保护，这种罪行是不会如此严重的，德尔巴普特村庄的事件——在一位以色列少女死后以色列当局炸毁一些巴勒斯坦人的住宅——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以色列当局的支持和保护，因为以色列知道那位少女的死亡是其他以色列人的行动造成的。

我们最近还了解到另外一起可耻行动的事件。以色列当局强迫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工人佩戴用希伯来文写上“外国工人”的标志。还有什么比外国压迫者把在自己土地上巴勒斯坦人当作外国人更为玩世不恭和残暴呢？这些标志使我们想起其它标志和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不光彩时期。那些采取这一可耻措施的人最好是放弃这种做法。

今天同昨天一样，我们在安理会听到了占领当局和定居者恐怖组织犯下其他暴行的详细情况。比如，一位八个月的婴儿被占领当局的子弹打成重伤。占领当局还在德尔巴普特的学校中亵渎《古兰经》，以色列士兵一页页撕下这本圣经，用来贴在厕所里，这是以色列自己的新闻媒介报道的情况。

我们都看了今天的《纽约时报》，根据以色列新闻媒介乃至占领当局的代表，占领当局开始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种族隔离措施。在这些措施当中，我们要提一下，要求携带的一种身份证或通行证同强迫南非黑人居民携带的通行证相似。根据以色列自己的新闻媒介，种族隔离政权已经结束了这种做法。

我们必须再次指出，尽管许多国家和民族实行义务教育感到自豪，但是以色列占领当局似乎已经决定实行义务文盲，并以武力在占领区强制实行文盲。占领当局

关闭了所有学院和学校，并且禁止在学校或家里对成年人或儿童进行私下或公开的教学授课。

难道所有这些还不足以促使安全理事会针对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局势采取坚定的行动？安理会是否还有什么借口对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以及整个区域的问题继续保持沉默和漠不关心？

年轻的巴勒斯坦国和巴勒斯坦人民的领导人已经证明，他们真诚地寻求公正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已经表现出自己的成熟、忍耐和抵抗。这个民族以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上的石头为武器来对付以色列的战争机器。他们将赢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不管占领军有多大的力量，人民的意志是不可征服的。

鉴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已经十分严重的局势正在恶化，我们再次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秘书长1988年1月21日报告中要求采取的必不可少的紧急措施，以确保对正在占领者统治下呻吟的无助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国际保护，并迫使以色列当局尊重国际条约，尤其是于1949年8月12日缔结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这是根据1988年12月15日大会第43/176号决议中规定的原则实现和平、公正和持久的解决的必不可少的第一个步骤。该决议几乎是一致通过的，大会在该决议中要求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并建议考虑采取召开这个会议所必需的措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也门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萨拉姆先生（也门）（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代表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高兴地祝贺你担任1989年6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深信，你众所周知的政治经验和广泛的外交生涯将使你为加强安理会工作的效率作出贡献。

我还要代表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向你的前任表示钦佩和赞赏，他在担任上个月安理会主席期间做了宝贵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上次是于1989年2月17日开会审议这个议题的。安理会曾就被占领阿拉伯领土日益恶化的局势进行了冗长的讨论。但安理会甚至未能通过一项谴责以色列在自1967年以来被它占领的领土上不断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的非人道的作法以及继续不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的决议草案。这一失败是由于一个大国，一个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而造成的。因此，这个大国实际上允许罪犯毫无拘束地，不受惩罚地坚持其侵犯人权的蛮横作法。这本身鼓励侵略者继续犯下暴行。

这个大国的代表当时提出的论点是，通过一项与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类似的决议草案也许确实不会推动该地区和平进程。

自今年2月17日以来，被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的情况没有改善，相反，情况只是日益恶化。

6月3日星期六，《纽约时报》引证了以色列电台的一则广播，其大意是，犹太教教士伊萨克·丁斯伯克5月29日星期一在哈里斯发生杀害事件后曾向他在犹太定居者中的同事们出谋划策：

“圣经中禁止流血的禁律只适用于犹太人的血，而不适用于非犹太人的血。”

这种富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话不可能出自真主、万能的上帝之口，事实是恰恰相反。

在刊登在6月3日《纽约时报》上的同一篇文章中，同一记者阿伦·考威尔引证信徒集团运动的一名成员丹尼拉·威斯的话说：

(以英语发言)

“袭击巴勒斯坦人的定居者应受到表扬，任何人不得指责他们。”

(继续以阿拉伯语发言)

现在的问题是：听到以色列持异端者的呼吁之后，安全理事会还将再次拒绝谴责他们及其令人憎恨的作法？

由于以色列任意侵犯人权，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每天受苦，使用子弹、木棍和毒气驱散儿童举行的示威，打断人的骨头，让被拘留者挨饿并折磨他们，炸毁房屋，烧毁庄稼和作物，实行经济封锁，对城镇和村庄进行集体惩罚，关闭学校和大学，亵渎圣地及其他亵渎行为等等，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特拉齐大使列举所有这一切都是蛮横的作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没有理由的。

巴勒斯坦起义的目标不是要把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我再说一遍：目标不是要把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恰恰相反，起义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将与其邻国和平共存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因此，安全理事会有责任促使以色列履行它作为一个国家在被联合国接纳为其成员时所接受的包括条约在内的所有文书所规定的义务。这包括执行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目内瓦公约》的各项规定。遵守条约是极其重要的，正如秘书长在向大会第43届会议所作的联合国工作报告的下列一段话中所说的那样：

“条约必须是……的原则……”

“谚语说“条约必须遵守”，关于必须诚意遵守并执行条约的原则是《宪章》的基本原则。尊重国际协议不仅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是有组织的国际社会的基础。如果抛弃了这项原则，当代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整个上层建筑，其中包括联合国的职能。联合国各主管机构所作决定的有效性以及国际仲裁或可交法院审理的争端的司法解决办法，都会崩溃。争取建立一个各国在完整、一致和可行的法律制度中行事的世界是对所有大国小国都同样有利的。任何背离这一目标的做法为所有国家带来同样的危险。”（A/43/1, 第14页）

无论怎样，尽管1989年2月17日以来发生了令人遗憾的事态，我们还是注意到几个积极的事件，其中包括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西岸和加沙地带，举行选举的建议，美国提出的某些关于以选举手段实现和平解决的设想，以及美国官员几次发出的宣言。

然而，除非——也只有当安理会经全体成员国同意，批准一项确定其执行的具体时间表并得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冲突各方保证的全面和平方案，否则要求选举或发布那些解决方案——且不论其有多少诚意——也不会有效地促进实现中东的全面和公正和平。

所以，由联合国主办的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理所当然地将通过会议工作委员会有关方面之间举行的直接谈判，为执行上述计划提供可行和实际的纲领。如果安理会要接受国际和平会议的设想，就要使以色列保证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撤出其部队，而代之以一支国际部队，规定出部署时间，以监督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以后，这支国际部队还将监督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的情况。

国际社会正在享受着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它吉屋高照地预示着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政治缓和的气氛中，整个世界正要取得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繁荣。在这一背景下，关于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定得以达成。

两伊之间也确立了停火。只有在这种国际气氛中，才能开始执行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的第435(1978)号决议。不久，感谢真主，国际社会将庆祝纳米比亚的独立和它作为正式成员进入国际大家庭。随着越南部队撤出柬埔寨以及柬埔寨各方自己之间开始对话，我们将实现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在塞浦路斯，两族塞人都表示愿进行对话，以图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由于秘书长和非统组织的斡旋，西撒哈拉问题将很快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

这使安理会仅剩下一个问题：中东问题，而其核心则是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领导人在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中作出了最大的让步，并在真心实现该地区全面和公正和平的努力中诚心诚意地在国际社会面前亮出了全部底牌。1989年5月

26日，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结束时，阿拉伯国家首脑发表了联合公报，批准：

“召开有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冲突各方参加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以期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和其他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基础上实现阿以冲突的全面公正解决；以期为该区域各国——包括巴勒斯坦国在内——商定安全保障措施；以期按照1948年联合国大会第194号决议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以期将所有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当作保证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的国际法基础。”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为了解决他们四十多年的老问题已经作出了最终的让步，因此向他们施加压力作出进一步的妥协只会在阿拉伯各国的阿拉伯群众中加强其根深蒂固的认识，认为被武力攫取的东西只能用武力夺回来。由于一再未能实现中东问题的全面公正解决，失去了几次有利的政治良机，安理会将要对拖延政治解决该问题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负完全责任。

主席：我感谢也门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巴林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沙卡尔先生（巴林）（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要首先热烈地祝贺你就任六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相信你知名的外交阅历和能力将加强本月份安理会的效能。

我还要借此机会表扬你的前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在五月份有效地指导了安理会。

今天安理会应阿拉伯集团的请求召开会议，审议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鉴于中东区域事态发展的迅速，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日愈恶化的局势无疑是一个安全理事会应该立即作出认真努力的迫切问题。因此，本机构有义务履行其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因为该区域长期以来无和平与安全可言。

我们都了解时间这一因素对事件演变过程所具有的重要性及其对这一地区的和平进程所具有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阿拉伯集团要求安理会于此时此刻召开会议，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这反映了全世界对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日益恶化的局势及巴勒斯坦人不断增多的痛苦抱有的关切，他们在以色列占领的枷锁下，身受日复一日的镇压与蛮横政策之害。

国际大赦组织于6月1日就被占阿拉伯领土的局势发表了一份报告，强烈谴责以色列占领当局大规模践踏巴勒斯坦人基本权利的作法，列出了自巴勒斯坦人民1987年12月开始英勇起义以来被未经审判加以拘留的五千多巴勒斯坦人的名单。在这些被拘禁的巴勒斯坦人中，大部分仍在以色列拘留营中受苦，所处条件极为恶劣。

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起义是巴勒斯坦人民为中止以色列定居占领而进行的民族斗争的一个新阶段。自这一起义开始以来，以色列就一直通过种种镇压、恐吓、野蛮和折磨的手段对付起义，试图使其功亏一篑。人们依然对以色列占领军今年四月在纳哈林村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记忆犹新。纳哈林屠杀震动了世人的良知，因为其烈士和受害者都是毫无过错的无辜村庄，他们的命运使他们沦于令人憎恨的以色列占领之下。

就在现在安理会开会的时候，以色列正试图摆出一付和平追求者的面孔，以所谓沙米尔和平计划为基础做出绝望的努力，同时继续加剧其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的野蛮镇压。因此，以色列的野蛮包括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实行宵禁、实施各种形式的惩罚——递解出境、炸毁房屋、没收土地、关闭学校和设施及阻止信徒履行自己的宗教义务。显然，以色列加强其对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镇压，目的是迫使巴勒斯坦人接受沙米尔的选举计划。

就其性质和实质而言，这一计划的目的是给以色列的占领及以色列掠夺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剥夺他们固有的自决权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同时也是为了撇开巴勒

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这一计划剥夺了巴勒斯坦人拥有自己的土地与自决的权利，遭到巴勒斯坦人民及其领导人的拒绝，这是十分自然的。以色列关于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举行选举的计划只不过是一个稍加掩饰的阴谋，以色列试图以此削弱巴勒斯坦人起义在国际上造成的影响，而这一起义事实上就意味着以色列不顾一切地要维持的现状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此，根据国际法公正和全面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势在必行。我国代表团以为，以色列通过要求在西岸和加沙地带进行占领刺刀下的选举这一掩饰而进行的和平阴谋只不过是为了中止起义，巩固占领和现状的伎俩而已，因为这一计划并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恢复自己土地，对自己的领土行使自决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民有可能接受一个剥夺他们土地与自决权利的计划吗？这样的选举只能在国际监督之下，在按照国际法推进的总的和平进程范围内进行。

有鉴于这些事实，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中止以色列的蛮横行径，减轻巴勒斯坦人民在占领的铁蹄下经受的痛苦。在这方面，我要回顾一下，大会曾于1989年4月20日召开的第43届大会续会上采取了令人敬佩的立场，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一致看法，即安理会应当采取充分措施，确保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平民得到国际保护。我们热切地希望，安理会这次将对这种国际一致意见做出反应，通过一适当的决议，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免受以色列占领当局的野蛮暴行之害。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利获得国际保护，免受以色列占领当局日复一日采取的各种形式的镇压、侮辱和折磨，这些镇压、侮辱和折磨违背了所有人类的价值准则和公认的国际行为准则。这曾促使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于一年前向安理会提交的宝贵报告（S/19443）中建议安理会做出协调一致努力，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得到国际保护。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进行调停，以便中止过去18个月中，即英勇的巴勒斯坦人起义开始以来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出现的大规模践踏人权的行径。置巴勒斯坦人民于不顾，使他们忍受其行径违反了所有人类与

道义价值准则的以色列占领当局的残暴对待，这是毫无道理的。安理会根据1949年8月12日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立即采取行动，保护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这将在永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之前，朝着中止有计划地杀害无辜的巴勒斯坦人，中止以色列占领军在西岸和加沙地带不断升级的暴行迈出的重要一步。

巴勒斯坦全国起义由于其目的是为巴勒斯坦人民实现独立和自决而获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其结果是许多爱好和平的国家正式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承认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起义恢复了巴勒斯坦问题的号召力和重要性，使得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根源的阿—以冲突回到国际注意的中心，被摆在世界议程的适当位子。

人们满意和满怀希望地看到安全理事会开会审议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的时候正好今年5月23日至26日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阿拉伯特别首脑会议取得了积极成果。这些成果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欢迎并且是在该区域实现真正和公平的和平的真诚努力。

阿拉伯首脑会议通过的决议反映了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公正基础上并按照国际法律实现和平的信誉，国际法律要求在以土地换和平和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的自决权的基础上实现和平解决。

不用说，阿拉伯首脑会议批准的和平宗旨之一就是召开一次在联合国赞助下的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基础上全面、公正解决阿以冲突，按照联合国所有有关决议贯彻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的基础上，联合国决议为应用国际法提供了一个基础，以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因此，卡萨布兰卡首脑会议通过的决议将提供一个需要国际社会支持的宝贵机会。

巴林真诚希望阿拉伯最高级会议的决议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支持，迫使以色列接受和平选择。安理会这样就能起到等待已久的在中东区域实现人们渴望的和平的作用。

巴林还希望安理会将能采取与建设性的阿拉伯和平倡议相符合的明确、积极的集体立场。但这一立场一定要变为具体行动，以使和平进程能够克服以色列为了阻止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而设置的障碍，大会1988年12月15日的第43/176号决议反映出国际社会已经以协商一致意见批准了这次会议。

和所有其它爱好和平的国家一样，巴林相信如果安全理事会的全体成员对维护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负起责任，所有人都共同努力使安全理事会能够恢复其在公正基础上实现和平的积极和有效作用的话，就能够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实现和平，这将保证中东区域现代人和后代的稳定与安全。当然，这需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包括按照《宪章》第七章采取措施，以使迫使以色列放弃其顽固和傲慢态度并同意参加联合国主持下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如果我们要全面解决阿一以冲突，这是唯一选择。巴勒斯坦问题是这场冲突的根源。

巴林期待国际上作出真诚努力，安全理事会从中起适当的作用，使今年成为推动和平事业关键的一年，从而在有关各方的参与下，在以秘书长和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监护机构的安理会的领导下，把和平愿望和理想变为具体的现实。

我要强调，巴林坚信安理会现在具有在该区域建立公正和永久和平的宝贵机会，但愿安全理事会充分利用这一机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林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鉴于时间已晚，我想现在休会。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议程项目的下一次会议将于1989年6月8日星期四上午10点30分举行。

下午6点散会。